

于右任尋碑記

憶寫三原于先生尋碑談片兼探索鴛齋藏石真相

沈映冬



使持節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南安王植
 恭宗之弟十一子 皇上之從祖也惟王體
 暉霄輿列耀星華茂德基於紫墀凝睿於天
 儀用能端玉河山釐金岳鎮爰在知命孝睦
 越起使庶族歸仁帝宗終式暨寶衡從御大許
 看言王應機發散首輯 乾象遂乃寵章司勳
 賞延金石而天不遺德宿輝渝光以太和廿年
 歲在丙子八月壬辰朔二日癸巳春秋五十薨
 於鄴 皇上震悼謚曰惠王葬以雲輿以其年
 十一月庚申朔廿六日乙酉定於芒山松門已
 省玄閭特燕叔刊銘幽石銘德熏鑪其辭曰
 帝緒昌紀懋業昭靈浚源派蟠系玉層城惟王
 集慶託耀曦明育躬紫禁秀發蘭甸洋洋雅韻
 遙遙同濟瞻山凝量援風刊聲卷命夙隆未就
 早齡基收函櫟終撫魏亭歲慙西照惠結東派
 旻不錫景儀隆傾鑒和歌寵委觀窮瑩吳宮
 永晦深地長鉤敬勒玄經式掃徽名

一之石藏齋誌七鴛鴦

于右任先生1879—1964

原名伯循。祖籍陝西省涇陽縣，出生於三原縣，遂占籍焉。前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癸卯舉人，後三年1906丙午冬，在日本東京加入同盟會，追隨中山先生，奔走革命；民國肇造，爲開國元勳之一。自民二十1931起，長期服官樞府，以風高柏臺著稱；而又管領騷壇，齒德俱尊，允爲萬流共仰。

封面設計

欽 頌

執行編輯

楊定濤

于右任文集基金會

增印伍佰冊

本書第二次印刷001/500

一九九六年九月

石上習書
奇

八



目

錄

石 上 尋 奇

——陳人山作家題字

寫在前面．．．．． 〇〇一

「沒有找到、找不到」．．．．． 〇〇三

廣武將軍碑．．．．． 〇〇五

舊籍誤記・尋碑撲空．．．．． 〇三一

紀廣武將軍碑復出土歌．．．．． 〇三六

冷灰爆出熱火星．．．．． 〇四一

鴛 鴦 譜．．．．． 〇四二

鴛鴦七誌齋主石．．．．． 〇四四

出土冠亞兩石名	．．．．．	〇六九
于氏鴛鴦七誌齋逐批到石清單	．．．．．	〇七三
于右任先生親撫三十七石	．．．．．	一二三
樊金鰲其人	．不知何方來．．．．．	一二九
志石成堆	．只買勿讓．．．．．	一三〇
藏石目錄舊本	．選印五雙頁．．．．．	一三一
猶見鴛鴦接翼飛	．．．．．	一四二
藏石目錄凡例	．．．．．	一四三
于思于思話七誌	．．．．．	一四八
洛陽牡丹	．．．．．	一四九
洛陽懷古詩四首錄一	．．．．．	一五四
北邙	．．．．．	一五五
古城斑斕	．．．．．	一六五

關中「大家長」舊照	一六八
民治學校園	一六九
三原道上	一七七
于右任先生故居	一七八
三間老屋一株槐	一七九
一篇扣人心弦的文章	一八〇
章草聖手王世鏜書丹上石	一八六
于母房太夫人墓誌銘原石	一八八
西北奇才一少年	一八九
唐園	一九〇
故家喬木話李靖	一九二
風塵三俠有也無	一九三
斗口村農事試驗場	一九四

黃帝二十五子詩	一九六
鴛鴦七誌齋兩直幅	一九八
楷隸冠絕「廣武碑」	二〇〇
三原于氏首批藏石原監拓人談話	二〇七
「鴛鴦七誌齋」印文	二〇八
于右任先生晚歲臺北履痕	二一〇
民十九《右任詩存》時髦排印	二二二
閒煞江南賣字人	二二六
熹平石經・「周易殘石」	二二七
于右任先生親撰藏石目錄引言	二三四
西安碑林游廊嵌石	二三五
于氏鴛鴦七誌齋主石起首名銜全稱	二三六
近代集藏志石專著名錄	二三九

出土志石收藏家里籍姓氏錄	二四〇
鴛鴦七誌齋十頁拓片成套	二四二
于右任先生評介北魏墓誌	二五三
民十之前出土舊志石摘錄	二五四
有關「雷召卿實地訪碑」的話	二五五
過我書堂一泫然	二五六
千秋華夏仰高風	二五七
「碑主無姓」一字難	二五八

寫在前面

「寫在前面」的用詞，無異是「前言」、甚或是「自序」一類的說法。筆者雖有拙作幾冊先後印行，然而每回都“迴避”不寫甚麼；書成，間亦有友好“指責”何以不開宗明義講出它的內容？……

就算是我偷懶吧？！

不過，你翻閱目錄，也就可以一清二楚。

上面幾句話，看似“廢話”多說；本書卻有在篇首先寫兩點向讀者報告的必要：

(一) 早在民國四十一年1952春天，筆者趁拜謁監察院于院長求書之便，穿插叩

詢一句話——

右老，請問《右任詩存》所印「廣武將軍歌」的這位廣武將軍姓名。

于院長稍一思索，面帶笑容地說：「這，喔……這，你慢慢會知道。」

當時筆者自覺後生小子，急轉話鋒，侍硯片刻，告辭。後數年，右老忽以「廣武將軍碑上有名無姓」語我，並略述尋碑撲空往事。前輩之啟迪後進，即此可見一斑。星霜屢易，人世滄桑；筆者不計衰齡，三去西安碑林，並奔波於兩岸大圖書館，鑽尋資料，曾未稍懈，思有以破「碑主無姓」之謎。

(二) 衆所週知，三原于先生的草書，到處風行，人見人愛。他從小受故鄉私塾毛班香老師的啟蒙，其後不論學那一體，都表現了他自己的個性和風格。有謂于先生之書，得力於讀碑，以碑入草，而於寬博瀟灑中別具神韻。本書側重於探索「于氏鴛鴦七誌齋」藏石真相，實因半世紀以來，鮮為人知的于氏齋藏，早已奉獻國家，豁然大公，聞者動容。

筆者不敏，率爾操觚，還望廣大的讀者群給我指教！

沈 映 冬脫稿於台北時丙子端陽前三日

「沒有找到、找不到」

——于院長這麼說。

還是民國七年的事。

一天早晨。

記得是民國四十四年春天的一個早晨，約摸八點多鐘，我趨赴青田街于公館。

實在很高興！我雙腳跨進「老學齋」——院長寓邸的書房（無齋額），于院長不等寒暄的老套，先說一句：「我要回答你問的廣武將軍」。我也就想起該是兩三年以前的「問話

吧。

「廣武將軍有名無姓」。

「前秦苻堅朝代的碑石，除了鄧太尉碑之外，就祇有廣武將軍的一塊碑」。

「一千幾百年辰光太長了，說不定在早先幾百年字迹就殘缺。……你看刊印碑文用一個□，這一□或斷續加□，字就不見了」。

「廣武將軍名「產」，他的姓，空著、一個□，……。你可以看看王昶《金石萃編》一本書」。

我問：「右老，我知道你得到原拓碑文，是不是尋碑不見了？」

右老即答：「啥，……還是民國七年的事，從宜川、延長、延安一路到了宜君。在宜君縣耽了好幾天，沒有找到，找不到」。

我留住自己嘴邊一句話——這叫「撲空」。（滬諺：白尋）在老人家面前怎敢講。

廣武將軍□產碑，立於前秦建元四年368，原存陝西省白水縣仲穆（縱目）鎮史官村；土人稱在宜君縣，眾皆不察，以訛傳訛，實誤。公元一九七二年，此碑妥移西安碑林保存，靜室兀立，引人注目，讀碑者亦不乏其人；然而物是人非，右老且下世不獲知矣。

[illegible]

舊拓廣武將軍碑

